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子遺書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寛

高子遺書卷三

明 高攀龍 撰

經解類

古本大學題詞

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謂大學有缺傳者疑首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本必從脩身為本明矣有脩身為本之揭則有此謂知本之結有此謂知至之結則知其為格物致知之釋文理不辨而

明也獨誠意章引淇澳而下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伊川先生再易之晦菴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於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強也愚葢往来胸中結起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決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決之吾決之於

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為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謂以為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其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為不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為果釋知本則不宜别附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於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謂定於今日乎然而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年而崔先

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君子觀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自為大學則何所底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不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大學之道知止而已知止之道知本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無疑於日用非獨以殘編之似缺而復完已也

大學首章約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吾之明德也在親民明民之明德也在止於至

善明德之極處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申言止之為要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教以知止之法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謂知所先後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物有本末本在此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非物格知至者烏能知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本在此止在此也）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民之不能忘本於盛德至善可以知本矣）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

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此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明者自明也知本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新者自新也知本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止者隨身所在而止於至善也知本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以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以脩身為本非物格知至者孰能知之

大學首章廣義

或問曰大學竝列三綱而歸重知止何也曰三綱非三事一明明德而已明明德者明吾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止至善者明德之極至處也然不知止德不可得而明民不可得而新何者善即天理至善即天

理之至精至粹無纖芥夾雜處也不見天理之至便有人欲之混明德新民總無是處故要在知止也

曰物有本末一節何謂也曰此正教人知止之法也人心所以不止只緣不知本千馳萬騖無所歸宿大學當下便判本末始終下文詳數事物使人先於格物而知本也

曰何謂本末明其非二物也譬之於木有本末而已何謂終始曰欲圖其終必慎其始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

此終事也而必始於脩身有到頭事必尋起頭處也

曰大學平分八目而歸本脩身何也曰無身則無心意知物無身則無國家天下而身其管括也格致誠正為身而設齊治平自身而推故八目只是一本

曰何謂格物曰程朱之言至矣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窮究到極處即本之所在也即至善之所在也曰若是則於古本無悖與曰無悖也天下之理未有不本諸身者但格物不到物之至處不知物之本處故脩身為本

是一句眼前極平常話却不是物理十分透徹者信不過格物是直窮到底斷知天下之物無有本亂而末治者無有薄其身反能厚於國家天下者知到本處便是知到至處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曰淇澳以下何謂也曰皆釋知本也本末不過明新故釋知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也淇澳之詩是合言明新止以釋知本見民之不忘本於盛德至善也烈文之詩又申言民之所以不能忘者如此康誥以下是分言明

新止以釋知本見明者自明新者自新止者自止全不向末上起一念也至於使民無訟而知本之義益了然矣曰大學無經傳乎曰大學一篇本六段文字每段必雜引經傳以咏歎而推明之使章内之旨快然無遺而言外之旨悠然無盡此篇法也首段三綱八目之下即釋格致而格物即在格知本末本末即是明徳新民知本即是知至知至即是知止原與三綱通為一義故通為一段其次即歷釋誠意以下初無傳經之别也

曰誠意以下必以所謂發端以此謂結之釋格致不然何也曰物有本末則脩身為本之發端此謂知本則脩身為本之結語歴引詩書再以此謂知本結之文理本自顯然且正心以下俱雙關釋如釋正心必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至誠意則單提釋不曰所謂正心在誠意原無定文至格致則總括釋不曰所謂誠意在致知者以知本括始括終誠正脩齊治平無不貫也

曰釋格物而不見格物字何也曰格物即致知也書不

云乎格知天命格即知也格訓至致訓推極格即致也
大學格物即是致知故釋知至不必釋物格大學知至
即是知本故釋知本不必釋知至也
曰知本之為知至是矣知至之為知止何也曰大學脩
身為本之本即中庸天下大本之本無二本也故脩字
不是輕易說是格至誠正著實處本字不是輕易說是
心意知物著實處本在此止在此矣明德者此新民者
此至善者此無二物也

曰陽明先生之復古本是矣其說果與古本合邪曰王先生之致良知則明明德之謂也然以明明德言則格致誠正皆其工夫故綱正而目備今以目作綱而於明明德則曰明德必在於親民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夫齊治平非親民乎格致誠正非明明德乎大學明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自明其明德矣初不以親民為明明德也至於說格物曰極力致其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又曰為善去惡是格物

夫事物各得其正乃物格而非格物也為善去惡乃誠意而非格物也又以誠意為主意格致為工夫大學固以三綱為主意八目為工夫矣試舉王先生古本序一繹之其於文義合邪否邪

曰朱子自言某一生只看得大學透見得前賢所未到子之願學朱子篤矣於大學反異其指何邪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

缺文以上句接聽訟爲衍文爾若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曰李見羅先生之揭知本何若曰陽明先生復大學古本而於知本之義未之及也李先生徹悟知本而於知至之義未之及也其曰止爲主意脩爲工夫格致誠正不過就其缺漏處檢點提撕云爾似於知本知至相粘

處却看輕格物也大學以知本為知至正以物格而知本此開關啓鑰最先下手處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就明新言則明德為先就明德言則格物為先此處錯過必無入門此處受病必有異症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千聖傳心一脈遞授大學之本文自明也

附録先儒復大學古本及論格致未嘗缺傳

方氏希古題大學篆書正文後曰大學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甞補之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為憾董文靖

公槩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缺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章句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

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

蔡氏虛齋曰竊謂董葉諸公所定亦未安看來當先以物有本末一條續以知止一條續以聽訟一條終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如此則緜粗以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為學次第也

王氏陽明疑朱子大學非是遂斷以戴記本為孔門古本而曰大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

原無缺傳可補

湛氏甘泉謂大學古本自天子至於庶人兩條後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蓋以脩身申格物見格物乃以身至之義而非聞見之知也

魏氏莊渠謂大學格物傳雖亡而實不亡知本云者正教學者第一步工夫優入聖域發足在玆

王氏心齋謂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

致知之義

蔣氏道林謂大學之道必先知止而其功則始於格物格物也者格知身家國天下之渾乎一物也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也格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也

羅氏念菴謂莫非物也而身為本莫非事也而脩身為始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為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

羅氏近溪謂大學原是一章書

李氏見羅謂大學一經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只是脩身為本淇澳烈文二條皆明知本義也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聽訟一條正釋知本義也示人以止之歸宿也故次止於信下

顧氏涇陽謂大學原不分經傳董蔡諸君子表章格物傳最為有見但自天子以下二條正發物有本末之義不合遺却知止一條明係止至善又不合混入

愚按大學自程朱考訂而後百有餘年先儒紬繹所及亦既知古本之為是矣亦既知經傳之不分矣亦既知知本之釋格致矣顧仍原本則費解說正錯簡則涉安排仍原本者不知淇澳諸條附誠意之後文義截然強之而不可合也正錯簡者不知淇澳諸條移知本之前旨趣躍然味之不可窮也兩簡互易殘經遂完千古塵埋一朝光復崔先生見及此天啟之矣

崔氏後渠名銑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脩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格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實乎此者誠也歧乎此者欺也

愚按崔氏所云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

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此不易之說也其他釋義似未自然越一年又見高氏中玄問辨錄所正大學古本與崔氏同其釋義更直截明快千古人心同然於是乎在

說類

困學記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陽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

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故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李見羅脩身為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

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宫習儀僧房静坐自覔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覔誠一時快然如脫纒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揚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

與陸古樵名粹明廣東新會人潛心白沙先生主靜之學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為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别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明日於舟中厚

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脩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

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纒綿斬然遂絶忽如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内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

末春自揭揚歸取釋老二家叅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為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盖

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資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

个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遥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為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問學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

本之旨具别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絶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地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為畫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甲寅孟秋記

山居課程

五鼓擁衾起坐叩齒凝神澹然自攝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畢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後徐行百步課兒童灌花木即入室靜意讀書午食後散步舒嘯覺有昏氣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暢然後讀書至日昃而止趺坐盡線香一炷落日銜山出望雲物課園丁執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燈隨意涉獵興盡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乃寢

復七規

復七規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即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即睡務令暢悅昏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

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臥不得解衣欲睡則臥乍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敢告同志

龍正謹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千古神奇語亦千古疑難事若平平看破只須曰原非有一一復何歸啞然而一笑耳禪家叅話頭千蹊萬徑不出此類彼原謂以妄息妄但知叅之者為妄用不知所叅者原屬妄設也終日終年叅無理之話真是

勞而無功故程子謂天下莫忙如禪客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使人且于靜中體貼聖賢切要之言可謂開百世之羣蒙矣大抵釋氏立靜坐一法與孟夫子平旦之氣一段話頭意思儘覺相近吾儒不廢其所長往往用以入門程子嘆善學陽明補小學皆借用先生體貼要言是反用

靜坐說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

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晝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

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書靜坐說後

萬歴癸丑秋靜坐武林弢光山中作靜坐說越二年覲之說殆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

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乙卯孟冬志

示學者

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湛然太虛此即天也心性天

總是一箇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天
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
不現須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故之念亦念
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是一念所謂主一也
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學者不識痛癢便謂自家已是
了何不從靜中體認已湛然虛否無昏無散否動中體
察已斬然直否無將無迎否若猶未也豈可不大愧耻

大發奮迅恐自瞞昧虛過一生乎

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為自家本色原来冰清玉潔着不得些子汚穢纔著些子汚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来本色所謂道也今人却將道做一件物事安頓了自家以外一切不管反把本色真性弄得頑鈍了不知這箇道是甚麽道

古人何故最重讀書書是古人所經歷欲後人享現成昧者以之明疑者以之決怯者以之勇躁者以之和殘

者以之寬局者以之宏競者以之恬貪者以之廉慢者以之莊忮者以之公惰者以之勵正如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藥自姚江因俗學流弊看差了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少小精力虛拋閒過文士不窮探經史布衣只道聽塗說空疎杜撰一無實學經濟不本于經術實脩不得其實據良可痛也

讀書法示揭陽諸友

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教天

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令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得一句所以書自書我自我都不相關都無意味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已身上来看如看大學便思如何為明德在自已身上體認明德如何模樣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為至善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身上認得親切若見未真行住坐卧放在心裏思量又如日用之間聖人分明說入則孝便思量去盡孝道說出則弟便思量去盡悌道說言忠信便說話要忠信說行篤敬

便行要篤敬但依那書上勉強做得一兩句便漸漸我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浹洽一面思索體認一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今人終年看書不曾記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實不曾有一句透徹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須看得一書其他便迎刃而解終身不忘更是人人做得箇人品如今第一要緊的是這一箇心廼萬理統會萬事根本今人終日營營閒思妄想此心不知放在何處如此豈有與聖賢之書相入之

理諸友若肯相信今日回去便掃一室閉門靜坐看自已身心如何初間必是恍惚飄蕩坐亦不定須要勉強坐定令浮氣稍寧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来若奈何這浮思邪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以治心之法孟子說求其放心存其心養其性操則存舍則亡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孔子又都不說心只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于此數者尋箇入頭若更不得再于性理中周程張朱所論存養處

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旬日之間便見功效果能存得這箇心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明何事不可行至於文詞不過寫其胸中所自得若心定理明自然不待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續飾而工矣天下萬事皆有箇本源從其本而求之則雖難而實易從其枝葉而求之則雖易而實難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諸友若誠實用力則旬日之間便各有所疑學以能疑而進有疑而師友決之便沛然矣

格言 三月十五日

朱文公先生曰惟心麤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横渠說顔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是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好學說

嘗思聖人自視無知無能下至不為酒困亦不自居其所自居者忠信好學而已千古以下想見聖人不過一

箇樸實頭孳孳學問人也然不知其如何好學及觀自言其為人忘食忘憂忘老聖人於學直是滋味如此然不知其所好何學及觀若聖與仁章然後知聖人所學聖與仁而已一部論語其自為的不過聖與仁誨人的不過聖與仁人但見其日用常行隨人問答不知其皆聖與仁也故聖人須自說破然則聖與仁與忠信是一是二曰此正見學之可好矣忠信只是人的真心此一點真心蓋天蓋地亘古亘今只看人學問何如若學之不已此一點真

心愈廣大愈肫切這便是仁學之不已此一點真心愈微妙愈通明這便是聖此中境界無窮階級無窮滋味無窮非實修實證者不知聖人所以憤而樂樂而不知老之至也聖人於乾卦言之矣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詞立誠所以居業進德脩業直上達天德不過這箇忠信

為善說

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是吾人終身進德脩業事也然為善必須明善乃為行著習察何謂明善善者性也性者

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来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来非其本然也既是添来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至於減無可減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為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明此之謂明善為此之謂為善明之以立其體為之以致其用感而遂通者原是寂然不動本無一物也以此復性以此盡性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知天說

人莫要於知天知天則知感應之必然今人所謂天以為蒼蒼在上者云爾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而何以謂之天何以謂

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為天也所以為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貳之矣惟不貳所以不爽也然則人之為善乃自求福為不善乃自求禍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知此則為善去惡之意必誠惡淨而善純人乃天矣

余觀聖人之教最先格物格物者格至善而已至善者天而已一徹永徹一迷永迷此吾人聖狂界口生死關頭

身心說

明道程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却不要好到得外面物事事好時自家身心叅已不好了也所謂外物奉身者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飲食衣服器用玩好皆是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事事要好自家全副精神都到那邊去了終日營營擾擾一箇身心弄得猥瑣齷齪不覺醉生夢死過了一生豈不可哀若能移這精神歸向學問探討自性自命

當知吾性自有尊爵吾性自有安宅吾性自有膏粱吾性自有文繡儘風光儘受用得此滋味回視一切外物直是性命斧斤身心寇賊不但有所鄙而不屑為抑亦有畏而不敢為耻而不忍為者矣

洗心説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以富吾以仁彼以爵吾以義不作富貴想不怨天不尤人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用舍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不為有甚動得我知之嚚嚚不知亦嚚嚚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有甚恐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染得我鳶則於天魚則於淵有甚局得我既喚做箇人須是兩手頂天兩脚拄地巍巍巍巍皜皜皜皜還他本来面目一洗世界萬里無塵此之謂洗心

中說

儒者須守十六字宗傳以中為本人心人之心也有此人即有此心自知誘物化以来皆為五官四體之欲攻

取萬端危孰甚焉道心心之道也有此心即有此道雖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而發於氣拘物蔽之餘乍明乍晦微孰甚焉精者精明不昏昧也一者純一不散亂也惟此心精明純一則允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人心皆道心矣

未發說

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即萬起

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為未發心為已發未發者即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為心中者心之所以為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為喻謂未扣時原自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

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僘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爲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未

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扵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静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為無發時者失其義矣

心性說

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耳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隠羞惡辭讓是非耳皆心之

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於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

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録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拋頭露面而終此與曽子易簀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為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氣心性説

氣也心也性也一也然而天下學術之歧則歧之于是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習之而氣則氣習之而心則心習之而性則性矣性者何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所為如五徳五常之類生民欲須史離之不可得而二氏不知也外此以為氣故氣為老氏之氣外此以為心故心為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

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虚無遂諱言虚無非也虚之與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虚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于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于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于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于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儒者以佛氏外君親然其教未嘗不先忠孝吾獨謂二氏足以亂教者夷善惡是非而曰平等而惡分别彼固曰無

分別心有分別性吾則曰有分別性亦無分別用天下是非善惡而已聖人因物付物處之各當而我無與焉所以經世宰物萬物各得其所佛氏于蜎飛蠕動無不慈愛顧使天下善惡是非顛倒錯亂舉一世糜爛蠧壞之不顧而曰清淨無為也嗚呼其亦不仁而已矣此所謂無理也或曰老氏長生其神長存儒者能乎曰無極而太極之謂長生曰佛氏無生出離生死儒者能乎曰太極本無極之謂無生夫佛氏斥斷常二見先儒謂人

死則滅反隨其斷見何也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理義說

伊川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即聖人艮止心法胡氏廬山輩以為心即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内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為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為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為在

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為體心為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為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心無物於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為理但循物而為義不從心為理者公也循物為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已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艮背行庭

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彼徒知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氣質說

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故論性至程張而始定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人物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横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靈形濁而蠢匪直外

有五官之形且內有五臟之形故吳王濞有反骨而高祖先知其反安祿山有反骨而張九齡先知其反王莽之鴟吻商臣之蜂目越椒熊虎之狀伯石豺狼之聲皆形也形異而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虛弗靈性弗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深之時未始不可為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習於惡難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惡之極有必不肯習於善必不肯習於惡者也故有形以後皆

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曰學以變化氣質為主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可分性為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論水於淨垢器中道著性字只是此性道著水字只是此水豈有二耶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為物不貳故性即是氣氣即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幼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性善之說始定而變化氣質之

功始力所謂變化氣質者正欲人知得性善雖惡人可齋戒沐浴事上帝云爾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氣質之性則形色天性矣葢一明性善隨他不好氣質當下㸃鐵成金

寅直說

虞廷十六字萬古以為心學宗祖矣至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苐謂秩宗交神明之道不知其為心學之要也夫人心所以不清由不直所以不直由不寅寅直者敬以

直內之謂也寅在一元則人物開闢在一年則三陽交泰在一日則平旦清明萬感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此真敬也敬則直矣直則清矣一有作意即非寅非直非清故曰惟寅直惟清惟者惟此真體更無纖塵惟此真色更無纖染此人心所以合天德也有訣焉伊尹稱湯昧爽丕顯昧爽者寅也孟子亦曰平旦之氣平旦者昧爽也真心莫顯於此於此悟入則作聖之基於此混過則負天之牖聖人言寅直微矣哉因為箴曰天地之

先惟斯一氣萬有大生人為至貴人生於寅是謂厥初有如嬰兒至靜而虛其心之靈以氣之直上際下蟠與天無極故惟寅直乃性真體其性来復其心則洗是曰惟清纖塵無滓人配天地配者在此勿謂一日異於一元昧爽之際氣反其原敬以直之不加毫毛旦晝勿梏謂之曰操日新又新存存成性性性不已以至於命

愛敬說

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

人君子存心只是仁禮仁禮只是愛敬所以期至於法令傳後之聖人斯二者而已矣斯二者何從來也從孩提來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所以爲良知良能是人之本心也聖人因之故曰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因者本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以此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卿大夫士庶以此得一家之懽心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和平道如此其大也故曰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聖人所以治天下如運之掌者得其本也世人致禍之道其事非一而其大端皆由慢人惡人故心不和平災害並至卒之虧體辱親成大不孝君子有終身之憂者憂不仁不禮不愛不敬也有終身之憂則無一朝之患矣

好惡說

近見世局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因而推其故原来只在好惡兩字不是這兩字上差差在心上不是心上

差差在仁不仁上世間那一箇人是沒好惡的但各人等第不同一等人便是一等人的好惡二等人便是二等人的好惡三等人便是三等人的好惡其等愈下其人愈多其好惡相同愈多彼見其同便以為公好公惡便自謂能好能惡不知聖人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果如此世間何仁者之多也若是猛然自省我還是仁者否仁至難言只把此篇聖人言仁處自家查對如久處約而無濫久處樂而無淫志仁無惡欲富貴而不

處非道惡貧賤而不去非道終食不違仁好仁而無以尚惡不仁而不使加身諸如此類一一合否若是未合未可自謂仁者自謂能好惡也或曰兩邊好惡必有一邊是的是的就是仁否曰也難說又有一勘法我這好惡還從吾君吾民上起念否還只在自家意見上異同軀殼上通礙交游上生熟起念否此亦勘得大槩要之肯回頭查勘惟恐自陷于不仁只此念已向仁路上来不患其不能好惡矣若只鹵莽滅裂去無論不是的一

邊即是的一邊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乾坤說

凡了悟者皆乾也脩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遵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之倪而非其體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真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鎮如

山嶽方是坤能無乾知則無坤能無坤能亦無乾知譬之於穀乾者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脩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嬿疑毀藩籬曰吾道甚大柰何為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

乾彖說

聖人之彖乾而言元亨也繼之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明言天道矣言利貞也終之曰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明言人道矣故朱子别之曰此爲天道之元亨利貞此爲聖人之元亨利貞渾而言之令别而言之讀者不能無疑然非别言天人聖人象文何以交錯如是也葢積疑乆之一日恍然曰有是哉聖人自釋之矣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中言元亨利貞也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中言大明首出

以下語也六爻發揮六龍時乘非人乎天下平非萬國寧乎統之曰大哉乾乎皆乾道也其以人道而為乾道也明甚則其以乾道而為人道也明甚所以爻錯其文者盖四德有終始之義故六爻有時成之位非御天者之雲雨則元亨不能成利貞之功而萬國不寧皆乾道也皆人道也聖人正恐人二之也吾於是沛然於錢啓新先生象像之説而知其有功於易者大也象像之説曰為乾為坤天地之象也上天下地則人之像也六十

四卦其象卦也其像人也缺一非人像也夫聖人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徳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明言乾之爲人也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明言坤之爲人也豈獨聖人有之明言人人自有之也人人自有之而以歸之天地歸之聖人歸之易書者何也

乾彖釋

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行亨也各正性命利也保合太和貞也此乾道之大明終始也有四德之終始故有六

位之時成有六龍之時乘故有四德之終始乾元統天而首出庶物六龍御天而萬國咸寧矣

大象

易者象也乾者天行之象也君子自強不息則乾之象也以者非法其如此而如此之謂也六十四卦一易而已生道者一易而已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得之為人皆此也以此自強不息則謂之乾以此厚德載物則謂之坤非此則更有何者而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

物乎故易者象三才之為一像也

三勿居説

客問髙子曰何謂浩然之氣髙子曰性也曰性也安得謂之氣曰養成之性也性者生理也如草木焉惟有性故忽而根荄忽而榦葉忽而花實也實則成性而復生或槁之或戕之則靡然萎矣人之於性也亦然養之暢茂條達則其氣浩然塞乎天地而性乃成浩然者人之花而實者也今天下之於性人人能言之然自幼而壯

而老不知性為何物何怪乎與年俱盡靡然為腐草朽木也乎哉養之何如曰直而已矣直之謂集義直之謂有事直之謂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忠餘鄒子以三勿名其居而問說於龍謹以對客者對夫鄒子之以是名居是有志於性者也是不忍於自槁而自戕者也夫然請自勿忘始勿忘而後知所謂有事所謂正助

夕可說

潛江宜諸歐陽公既致其潁州兵使者而歸奉朝命再

辟堅卧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濵而穴之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顔曰夕可杜門體道于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説於某某曰噫嘻予未朝聞焉知夕可且予方有疑於周元公也其説太極而以死生之説終何耶死生之説在始終之故矣若何原若何反耶為之研味者累月一夕夢有儒衣冠者以為元公也前而叩焉公曰夫一動一静者天地之生死也一死一生者羣生之動静也此所謂易也恍然而寤於時明月在室萬籟咸寂予

乃整襟端居一靈炯然如月斯淨衆緣脫落如籟斯寂
从之而笑曰此物何動何靜何生何死耶噫嘻我知之
矣死生道也譬之於漚起滅一水也寂然不動者也吾
欲復其寂然者豈遺棄世事務一念不起之謂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萬象森羅常理不易吾與之時寂而寂
時感而感萬感萬寂而一也故萬死萬生而一也聞道
者非耳也至於今而後恍然知向所為道其為物乃如
此也吾未之聞而且由焉朝於斯夕於斯必有至也至

之日則吾聞之日聞之日則吾可之日也謹以質之于公以為可否

輔仁説

夫子曰為仁由己而曾子曰以友輔仁何也仁人也仁也者與人為體者也人也者與仁為用者也胥天下之人而於仁之中也猶之胥天下之木而於春之中也春不可見而見之於木仁不可見而見之於人仁之於人無一膜之隔人之於仁若萬里之阻何也各己其己也

是故胥天下之謂仁執一人之謂已推已而人之則仁執人而已之則不仁故為仁者莫妙於人已之間吾之所不得而知也相觀相摩相習相薰忽不覺其執者化推者通而仁矣故曰輔仁輔仁者友也以者孰以之為仁由已也馬銘鞠諸君知於文中求友友中求仁為作

輔仁說

覲兩先生所紥春遊記請益

若拈本體更無可說才涉言說盡屬工夫觀其會通非

一非二鄒先生意思多在本體上指點顧先生意思多在工夫上防閑鄒先生多説放下顧先生多説操存要之真放下乃真操存真操存乃真放下若謂放下者非操存操存者不放下則觸語生礙矣要知伊川先生心存誠敬乃真放下心存誠敬至於死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存誠敬胸中有誠敬則拳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本體本無可拈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聖人為括一敬字重本體者欲掃念頭并掃善

敬字面重工夫者欲顯實理并掃虛寂字面兩者之偏雖小兩者之害則殊又不可不察也若說本體了則立地便了若說工夫休則無時可休至於本體有不透工夫工夫有不透本體全在各人自病自知如靠言語孤負兩先生矣敢為兩先生闡其大指并以請正

龍正謹按非干休無一念所休者妄想也以妄想對誠敬則惟放下而後為操存若欲放下其戒慎恐懼之念即東坡所云打破敬字矣因打破故曰

敬敬又何打破之有則惟操存可以該放下古來遯逸高人固有放下世間一切而未知操存者兩先生之説畢竟溼陽為盜

辨類

陽明説辨一

君子於人之言也必有以得其人之心盡其人之説體之於吾身真見其非而後明吾之是以正之務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之後聖而後無愧其人若陽明

之攻朱子也果為得朱子之心而有當於其説乎吾觀其答顧東橋之書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在於親之身耶假果在於親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之良知與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果若斯言也朱子可謂天下之至愚叛聖以亂天下者也夫臣

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欲為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君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不如舜之所以事君則已陷于天下之大惡而不自知焉則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舜者當無不至也予之事親而當孝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夫至于曾子之事親而始曰可也不然猶為未能事其親矣則所以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當

何如也此人倫之至天理之極止之則也此為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於其所恐無不見吾不忍之真心焉一簞食一豆羹生死隨之而行道不受嘑爾乞人不屑蹴爾此何心也義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於其所為無不見吾不為之真心焉此之謂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裏精融

通達無間而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於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故意之所發無不誠心之所存無不正也吾所聞於程朱格物致知之説大畧如此也未聞其格孝於親之身格忠於君之身格惻隱於孺子格不受不屑於行道乞人也以是而闢前人之説譬如以病眼見天而謂天之不明則眼病也於天何與是可百世以俟聖人乎

陽明説辨二

君子非立言之難言而不得罪於聖人之為難夫聖人之言順性命之理而已後之求聖人之言者順聖人之言而已陽明之說大學也吾惑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

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整菴羅氏所謂左籠右罩以重為誠意正心之累顧氏所謂顛倒重複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詩云無易由言天下大矣萬世而下不尚有人也夫

陽明說辨三

凡人之言合者必二物也本離而合之之謂合本合則不容言合也天下之物有萬而理則一無體用無顯微無物我無内外一以貫之者也告子之義外不識性也

故亦不識義而外之非求義於外也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内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内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為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陽明亦曰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内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於事物之中為析心與理為二也然

則心自心理自理物自物匪獨析而二且參而三矣是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陽明又曰若鄙人之致知格物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心與理本未嘗不一非陽明能合而一之也猶之乎其論知行矣夫知行亦未嘗不合一而聖人不必以合一言也故有時對而言之則知及仁守是也有時互而言之則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之不行不明是也有時對而互言之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有時偏而言之則夫子嘆知

德之鮮孟子重始條理之智傳説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也有時分而言之則知及而仁不能守有不知而作者是也吾故曰聖人不必合一言之也而知行未嘗不合惟其未嘗不合故専言知而行在専言行而知亦在大學之先格物致知也以其求端用力言之然豈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哉必欲以合一破先後之説也則大學之言先者八言後者八皆為不可通之説矣凡若此者總是強生事也

陽明說辨四

陽明以朱子之致知也為聞見之知故其為宗旨也曰良知吾則以大學之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自陽明良之也朱子為聞見之知與否與前乎吾者知之後乎吾者知之吾則烏乎敢知雖然聖人之教不爾也夫子不曰多聞從善多見而識乎不曰多聞闕疑而慎言其餘多見闕殆而慎行其餘乎不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此為初學言之也知之次也夫聖人不任聞見不

廢聞見不任不廢之間天下之至妙存焉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聞見乎而聞見云乎哉

異端辨

乙巳仲夏余遊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士人半從異教心竊憂之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廪於學宫一旦叛入異教已為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聖人之

教何負於彼庠序之養育何負於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胥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又有竭力專詆朱夫子者另爲一書尚未得也

竹窓隨筆内一條辨良知者曰云云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孟子指出孩提愛敬是最初最真處以是爲妄何所不妄仁義智禮樂其實只事親從兄二者二者既妄五者皆偽人道盡滅矣幾何而不胥爲禽獸也真常寂照將焉用之

正訛集内一條辨佛書多才人所作曰云云

佛說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酬酢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那有閒工夫在深山浚谷大家囫圇頭共說無生話也謂孔孟爲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視孔孟甚矣吾以爲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肯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

又辨三教一家曰云云

自有開闢以来聖帝明王相繼為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立於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於吾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昔之為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為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為三教之説以為與吾道列而為三幸矣其後為一家之説以為與吾道混而為一幸矣今

且擯之為凡擯之為外而幼之而卑之而疎之然則天下孰肯舍聖人而甘為凡夫舍尊長而甘為卑小舍親而就其疎也嗚呼顛倒是非至此極矣斯言不出於亂世而出於盛時不出於釋氏之徒而出於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辨三教同說一字曰云云

此說鄙陋之極不必為剖吾且據其說佛者問之一者何耶以為有物耶無物耶以為有物則不識一以為無

物既無物矣又有何物超乎一之外乎所見如此而徒為張大之說以誑惑後生罪可勝誅也耶

與管東溟虞山精舍問答

翁語次深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即理也認做一件髑突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為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

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為外以格物之理為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為宋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並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翁曰公近釋正蒙且論太和何如曰張子謂虛空即氣故指氣以見虛猶易指陰陽以謂道也曰即此便不是謂氣在虛空中則可豈可便

以虛空為氣余曰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虛與氣不相資入者矣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余亦不敢與長者屢辯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序命討自然之天理為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為覺宜其認理為鶻突為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聖賢論賛

先師

顔之仰鑽瞻忽曽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顔子

簞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脩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顔子所以為仁

曾子

一貫者子之悟道也大學者子之傳道也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為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子思

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為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謂復性盡此

之謂盡性

孟子

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沉埋

濂溪先生

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轍跡可尋無聲臭可即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於未畫聖人洗心退藏

於容以此

明道先生

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為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為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伊川先生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先生之道通於天地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先生之道備於一身釋有普賢人知尊之儒有

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禮學如先

生乃曰克己復禮

橫渠先生

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與以浩然名氣先

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於四體太和者浩然

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

智不足稱

晦菴先生

删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獘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高子遺書卷三